**第一回 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 天涯逢知己移家结伴隐名山**

话说四川峨眉山，乃是蜀中有名的一个胜地。昔人谓西蜀山水多奇，而峨眉尤胜，这句

话实在不假。西蜀神权最胜，山上的庙宇寺观，不下数百，每年朝山的善男信女，不远千里

而来；加以山高水秀，层峦叠嶂，气象万千，那专为游山玩景的人，业着实不少。后山的风

景，尤为幽奇。自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深林幽谷，大都是那虎豹豺狼栖身之所。游后山

的人，往往一去不返，一般人妄加揣测，有的说是备虎狼妖魔吃了去的，有的说被仙佛超度

了去的，聚说纷纭，莫衷一是。人到底是血肉之躯，意志薄弱，专十分之八九；因为前车之

鉴，游后山的人，也就渐渐裹足不前。倒便宜了那些在后山养静的高人奇士们，省去了许多

尘扰，独享那灵山胜境的清福。----这且不言。

四川自经明末张献忠之乱，十室九空，往往数百里路无人有人烟，把这一个天府之国闹

得阴风惨惨，如同鬼市一般。满清入关后，疆吏奏请将近川各省如两湖江西陕西的人民移入

四川，也加上四川地大物丰，样样需要之物皆有，移去的人民大有此间乐不思故土之概。这

样的宾至如归，渐渐的也就恢复了人烟稠密的景象。

记得在康熙即位的第二年，从巫峡溯江而上的有一只小舟。

除操舟的船夫外，舟中只有父女二人，一肩行李，甚是单寒；另外有一个行囊甚是沉

重，好象里面装的是铁器。那老头子年才半百，须发已是全白，抬头看人，眼光四射，满脸

皱纹，一望而知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那女子年才十二三岁，出落的非常美丽，依在老头

子身旁，低声下气的指点烟岚，问长问短，显露出一片天真与孺慕。这时候已经暮烟四起，

瞑色苍茫，从那山脚边挂出了一盘明月，清光四射，鉴人眉发。那老头儿忽然高声说道：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何时才能返吾家故物啊！”

言下凄然，老泪盈颊。那女子说道：“爹爹又伤感了，天下事各有前定，徒自悲伤也是

无益，还请爹爹保重身体要紧。”正说时，船家过来说道：“老爷子，天已不早，前面就是

有名的乌鸦嘴，那里有村镇，我们靠岸歇息，上岸去买些酒饭吧。”老头说道：“好吧，你

只管前去。我今日有些困倦，不上岸了。”船家说完时，已经到了目的地，便各自上岸去

了。

这时月明如昼，他父女二人，自己将带来的酒菜，摆在船头对酌。正在无聊的时候，忽

见远远树林中，走出一个白衣人来，月光清越，可裂金石，渐渐离靠船处不远。老头一时兴

起，便喊道：“良夜明月，风景不可辜负，我这船上有酒有菜，那位老兄，何不下来同饮几

杯。”白衣人正唱得高兴，忽听有人唤他，心想此地多是川湘人的居处，轻易见不着北方

人，这人说话，满嘴京城口吻，想必是我同乡，他即约我，说不得倒要扰他几杯。一边想着

一边走，不觉到了船上。二人会面，定睛一看，忽然抱头大哭起来。老头说道：“京城一

别，谁想在此重逢，人物依旧，山河全非，怎不令人肠断呢！”白衣人说道：“扬州之役，

听说大哥已化为异物，谁想在异乡相逢，从此我天涯沦落，添一知己，也可谓吾道不孤了。

这位姑娘，想就是令媛罢？”老头道：“我一见贤弟，惊喜交集，也忘了教小女英琼拜

见。”随叫道：“英琼过来，与你周叔叔见礼。”那女子听了他父亲的话，过来纳头便拜。

白衣人还了一个半礼，对老头说道：“我看贤侄女满面英姿，将门之女，大哥的绝艺一定有

传人了。”老头道：“贤弟有所不知，愚兄因为略知武艺，所以闹得家破人亡。况且他一出

世，他娘便随我死于乱军之中，十年来奔走逃亡，毫无安处。他老麻烦我，叫我教他武艺。

我抱定庸人多厚福的主意，又加以这孩子两眼怒气太重，学会了武艺，将来必定多事。我的

武艺也只平常，天下异人甚多，所学不精，反倒招出杀身之祸。愚兄只此一女，实在放心不

下，所以一点也未传授于他，但愿将来招赘一个读书种子，送我归西，于愿足矣。”白衣人

道：“话虽如此说，我看贤侄女相貌，决不能丫角终老，将来再看罢。”那女子听了白衣人

之言，不觉又露出了几分幽怨。

白衣人又问道：“大哥此番入川，有何目的呢？”老头道：“国破家亡，气运如此，我

还有什么目的呢，无非是来这远方避祸而已。”白衣人闻言喜道：“我来到四川，已是三年

了。我在峨眉后山，寻得了一个石洞，十分幽静，风景奇秀。我昨天才从山中赶回，此外我

教了几个蒙童，我回来收束收束，预备前往后山幽僻，人迹不到，猛兽甚多，你入不怕贤侄

女害怕，我们三人一同前往隐居，以待时机，尊意如何？”老头听说有这样好处所，非常高

兴，便道：“如此甚好，但不知贤弟现居何处？”白衣人道：“由旱路去，也不过八九十

里。你何不将船家开发，到我家中住上两天，同我往旱路走去。”老头道：“如此贤弟先

行，愚兄今晚且住舟中，明天开发船家，再行造府便了。但不知贤弟现居何处？你我俱是避

地之人，可曾改名姓？”白衣人道：“我虽易名，却未易姓。明日我尚有一个约会，也不来

接你，好在离此不远，我在舍候驾便了。”说罢，便与二人分手自去。

那女子见白衣人走后，便问道：“这位周叔父，可是爹爹常说与爹爹齐名、人称齐鲁三

英的周琅周叔父吗？”老头道：“谁说不是他？想当年我李宁与你二位叔父杨达、周琅，在

齐鲁燕豫一带，威名赫赫。你杨叔父自明亡以后，因为心存故国，被仇人陷害。如今只剩下

我与周叔父二人，尚不知能保首领不能。此去峨眉山，且喜得有良伴，少我许多心事。我儿

早点安歇，明早上岸吧。”说到此间，只见两个船家，喝得酒醉醺醺，走了回来。李宁便对

船家说道：“我记得此地有我一个亲戚，我打算前去住几个月，明早我便要上岸。你们一路

辛苦，船钱照数开发与你，另外赏你们四两银子酒钱，你们早早安歇罢。”

船家听闻此言，急忙称谢，各自安歇不提。

到了地二天早上，英琼父女起身，自己背了行囊包裹，辞别船家，径往前村走去。行约

半里，只见路旁闪出一个小童，年约十一二岁，生得面如冠玉，头上疏了两个双丫角。那时

不过七八月天气，蜀中天气本热，他身上只穿了一身青布短衫裤。

见二人走近，便迎上前来说道：“来的二位，可是寻找我老师周淳的么？”李宁答道：

“我们正是来访周先生的，你是如何知道？”那小童听了此言，慌忙纳头便拜，口称：“师

伯有所不知，昨夜我老师回来，高兴得一夜未睡，说是在乌鸦嘴遇见师伯与师姐，今晨清早

起来，因昨天与人有约会，不能前来迎接，命我在此与师伯先进去坐一会，吃点早点罢。”

李宁见这小童，仪表非凡，口齿伶俐，十分喜爱。一路言谈，不觉已来到周淳家中，虽然是

竹篱茅舍，倒也收拾得干净雅洁。小童又到里面，搬了三副豌箸，切了一大盘腊肉，和一喋

血豆腐，一壶酒，请他父女座，自己在下横头，侧身相陪，说道：“师伯，请用一点早酒

罢。”

李宁要问他话时，他又到后面去端出三豌醋汤面，一盘子泡菜来。李宁见他小小年纪，

招待人却非常殷勤，愈加喜欢，一面用些酒菜，便问他道：“小世兄，你叫什么名字？几时

随你师父读书的？”小童道：“我叫赵燕儿，我父本是明朝翰林学士，死于李闯之手，我母

同舅父逃到此处，不想舅父又复死去。我家十分贫穷，没奈何只得与人家牧牛，我母与大户

人家做些活计，将就度日。三年前周先生来到这里，因为可怜我是宦家之后，叫我拜他老人

家为师，时常周济我母子，每日教我读书和习武。周老师膝下无儿，只一女名叫轻云。去年

村外来了一个老道姑，也要收我做徒弟，我因为有老母在堂，不肯远离。那道姑忽然看见了

师妹，便来会我师父，谈了半日，便将师妹带去，说是到什么黄山学道去。我万分不舍，几

次要师父去将师妹寻回来，老师总说时候还早；我想自己去，老师又不肯对我说到黄山的

路，我想我要是长大一点，我一定要去将师妹寻回来的。我那师妹，长得和这位师姐一样，

不过她眉毛上没有师姐这两粒红痣罢了。”李宁听了这一番话，只是微笑，又问他会什么武

艺，燕儿道：“我天资不佳，只会一套六合剑，会打镖接镖。听老师说，师伯本市很大，过

些日子，还要请师伯教我呀！”

正说之时，周淳已从外面进来，燕儿连忙垂手侍立，英琼便过来拜见世叔。李宁道：

“恭喜贤，你收得这样的好徒弟。”

周淳道：“此子天分倒也聪明，秉赋也是不差，就是张口爱说，见了人兀自不停，这半

天的功夫，他的履历想来已不用我来介绍了。”李宁道：“他已经对我说过他的身世。只是

贤弟已快五十的人，你如何轻易把侄女送人抚育，是何道理？”周淳说：“我说燕儿饶舌不

是！你侄女一走，正是她的造化呀！去年燕儿领了一个老道姑来见我，谈了谈，才知道就是

黄山的餐霞大师，有名的剑仙。他见你侄女轻云，说是生有仙骨，同我商量，要把轻云带

去，做他末代弟子。本想连燕儿一齐带去，因为他有老母需人服侍，只把轻云带了去。如此

良机，正是求之不得，你说我焉有不肯之理。”李宁停了此言，不禁点头。英琼正因为她父

亲不教她武艺，小心眼许多不痛快，一听周淳之言，不禁眉轩色举，心头暗自盘算。周淳也

自觉得，便向他说道：“贤侄女泥浆大概是见猎心喜吧！若论你世姐天资，也自不凡，无庸

我客气。若论骨格品貌，哪及贤侄女一半。餐霞大师见了你，必然垂青。你不要心急，早晚

自有机缘到来寻你，那时也就由不得你父亲了。”

李宁道：“贤弟又拿你侄女取笑了。闲话少提，我们峨眉山之行几时动身？燕儿可要前

去？”周淳道：“我这里还有许多零碎事要办，大约至多有十日光景，我们便可起程。燕儿

有老母在堂，只好暂时阻他求学之愿了。”燕儿听了他师父不要他同去，便气得哭了起来。

周淳道：“你不必如此。无论仙佛英雄，没有不忠不孝的。我此去又非永别，好在相去不过

数十里路，我每月准来一回，教授你的文武艺业，不过不能象从先朝夕共处而已。”燕儿听

了，思量也是无法，只得忍泪。李宁道：“你蒙馆中的学童，难道就是燕儿一个么？”周淳

道：“我前日自峨眉山回来，便有入山之想。因为此间宾主相处甚善，是我在归途中，救了

一个寒士，此人名叫马湘，品学均佳，我替他在前面文昌阁寻了寓所，把所有的学生都让给

他去教。谁想晚上便遇见了你。”李宁道：“原来如此，怪道除燕儿外，不见一个学生

呢。”周淳道：“燕儿也是要介绍去的，因为你来家中，没有长须奴，只好有事弟子服其劳

了。”言谈片时，不觉日已沉西，大家用过晚饭，燕儿又与他父女铺好床被，便自走去。

只有英琼，听了白日许多言语，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时已三鼓左右，只听见隔壁周

淳与燕儿说话之声，一会又听他师徒开了房门，走到院中。英琼轻轻起身，在窗隙中往外一

看，只看他师徒二人，手中各人拿了一把长剑，在院中对舞。燕儿的剑虽是短一点，也有三

尺来长。只见二人初舞时还看得出一些人影，以后兔起鹘落，越舞越急，只见两道寒光，一

团瑞雪，在院中滚来滚去。忽听周淳道：“燕儿你看仔细了。”话言未毕，只见月光底下，

人影一分，一团白影，随带一道寒光，如星驰电掣般，飞向庭前一株参天桂树。又听克叉一

声，将那桂树向南的一枝大枝垭削将下来；树身突受这人站在原处，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

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檐前铁马，兀自丁东，把一个英琼看得目定神呆。只见周淳对燕儿说

道：“适才最后一招，名叫穿云拿月，乃是六合剑中最拿手的一招；将来如遇见能手，尽可

用它败中取胜。我一则怜你孝道，又见你聪明过人，故此将我生平绝技传授于你。再有二

日，我便要同你师伯入山，你可早晚于无人处勤加温习，为师要安睡去了，明夜我再来指点

给你。”言罢，周淳便回房安歇不提。燕儿等周淳去后，也自睡去。

如是二日，英琼夜夜俱起来偷看；几次三番，对他父亲说要学剑。李宁被她纠缠不过，

又经周淳劝解，心中也有点活动，便对他道：“剑为兵家之祖，极不易学。第一要习之有

恒；第二要练气凝神，心如止水；有了这两样，还要有名人传授。你从下娇生惯养，体力从

未打熬，实在是难以下手。你即坚持要学，等到到了山中，每日清晨，先学养气的功夫，同

内功应做的手续。二三年之后，才能传你手法。你这粗暴脾气，到时不要又来麻烦于我。”

英琼听了，因为见燕儿比她年幼，已经学得很好，他父亲之言，好象是故意难她一般，未免

心中有点不服。正要开口，只见周淳道：“你父所说，甚是有理，要学上乘剑法，非照他所

说练气归一不可。你想必因连夜偷看我传燕儿的剑，故你觉得容易，你就不知燕儿学剑时苦

处。我因为你偷看时那一番诚心，背地劝过你父多少次，才得应允。你父亲剑法比我强得

多，他所说的话丝毫不假，贤侄女不要错会了意。”李宁道：“琼儿你不要以为你聪明，这

学剑实非易事，非凝神养气不可。等成功之后，十丈内外，尘沙落地，独能听出是什么声音

来。即如你每每偷看，你世叔何以会知道，就是如此。这点眼前的事物如果都不知，那还讲

什么剑法？幸而是你偷看，如果另一个人要爬窗前行刺，岂不在舞剑的时候，就遭了他人的

暗算。”英琼听了他二人之言，虽然服输，还是放心不下，又偷偷去问燕儿，果然他学剑之

先，受了若干的折磨，下了许多苦功，方自心服口服。

光明易过，不觉到了动身的那一天，一干学童，和各人的家长，以及新教读夫子马湘，

都来送行。燕儿独自送了二十余里，几次经李周三人催促，方才挥泪而别。

广州网易BBS站(FriJun1912：56：541998)，转信。